



宋徽宗赵佶摹唐代画家张萱《捣练图》。

名画为悬疑加点料

影视作品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可以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熔于一炉。而优秀的画作尤其是名画,体现了画家对自然与生活的观察和理解,具有凝练又丰富的审美意味。当名画出现在影视剧中,往往可以更生动、更直接地传达影像世界的某种意蕴、趣味或调性。

口碑好的优秀影视剧往往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最近热度很高的电视剧《繁花》中,海派油画大师陈逸飞的《聚焦》《笼中女人5》等名作悬挂在上海黄河路至真园大酒楼里,典雅、华丽,有一种神秘高贵的东方气质。叱咤风云的强总都不禁给至真园老板娘李李点赞:“好收藏!”李李表示,希望自己的艺术品投资能比股票投资收益好点。空降黄河路的李李怎么会有如此雄厚的财力?她到底有怎样的来头和背景?谜底在曲终人散后才缓缓揭开。王家卫导演在《繁花》中不仅借用陈逸飞的名画展现李李的艺术品位与投资眼光,还请来陈逸飞的胞弟、同样是知名画家的陈逸鸣饰演剧中暗恋玲子(马伊琍饰)的邻居画家。剧中的道具竟是陈逸鸣30年前创作的、以马伊琍为模特的少女肖像画,这种戏内外的奇妙联动很容易勾起观众对“海上旧梦”的追怀情绪。

梵高作为享誉世界的油画大师,其人其作均已成为源源不绝的影视创作素材。关于梵高的传记式电影颇多,动画长片《至爱梵高·星空之谜》(2017)有着独特的油画风格,最为国内观众熟知。在这部电影中,邮差的儿子带着梵高因何而死的疑惑去探寻画家的生活轨迹。死因之谜很难解开,但知晓一个潜心于艺术的人曾怎样活着或许更有意义。近两年,在国内掀起新一轮梵高热的影片,无疑是陈思诚导演的《消失的她》(2023)。该片英译名为《Lost in the stars》(迷失在星空中),梵高名画《星空》是贯穿影片的核心意象:何非引起李木子注意始于那件印着《星空》的白T恤,他作出带李木子去看“海底星空”的承诺,让李木子无限期冀。而让李木子始料未及的是,曾如向日葵般带给她光明和希望的何非已在虚伪和贪婪中迷失,处心积虑要将她葬于海底牢笼。影片在美术及人物设定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梵高色彩”。

借名画营造气氛、推进剧情是悬疑类型影视剧常用的技法。改编自美国作家丹·布朗同名小说的悬疑惊悚电影《达·芬奇密码》(2006年),以卢浮宫谋杀案为开端,符号专家罗伯特·兰登和密码破译专家索菲·奈芙在《维特鲁威人》《蒙娜丽莎》《岩间圣母》《最后的晚餐》等达·芬奇画作中找到了被隐藏的信息,揭开了神秘组织“郇山隐修会”的面纱。在陈建斌、陈晓联合主演的刑侦剧《尘封十三载》(2023)中,连环案凶手戴着猫头鹰面具模仿世界名画《人间乐园》作案。该画作者为16世纪尼德兰画家博斯,其代表作《地狱之光》《七死罪》也是美国经典悬疑惊悚片《七宗罪》(1995)的灵感来源。

对名画的传神复现

中国传统艺术瑰宝敦煌壁画,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影视创作中的重要元素和灵感来源。动画片《九色鹿》(1981)根据敦煌莫高窟第257窟《鹿王本生图》改编,崇德扬善的价值取向与古韵悠然的艺术特色让其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舞剧电影《丝路花雨》(1982)被誉为“活着的敦煌壁画”,其中的反弹琵琶、千手观音等舞蹈曼妙唯美。影片结尾部分,万邦通好的丝绸之路,仙女洒下的烂漫花雨,尽显中国气韵。近期上映的《吾爱敦煌》(2023)记述“敦煌女儿”樊锦诗坚守大漠的动人故事,影片使用了很多敦煌壁画作为背景和视觉元素。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所描绘的张议潮,是中晚唐驱逐吐蕃、收复河西、一心归唐的著名将领。值得期待的是,以张议潮和唐归义军为原型的人物电影《敦煌英雄》即将上映。导演曹盾再度携手编剧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变成了张都尉(雷佳音饰),影片看点不少。

影视剧中不少让名画“复活”的经典视效,这不仅提升了观影的艺术氛围和视觉享受,还能让观众领略到文化之美与历史传承。电视剧《梦华录》(2022)的花月宴试图复现古画《捣练图》和《簪花仕女图》,气氛到位,如真似幻。徐克执导的电影《新蜀山剑侠》(1983)和《蜀山传》(2001)改编自还珠楼主小说《蜀山剑侠传》,将神魔玄幻元素与古装武侠结合,其中的瑶池仙堡堡主(林青霞饰)和孤月大师(张柏芝饰)都以敦煌壁画飞天仙女造型出现,臂挽白练,翻飞飘逸。获得多项奥斯卡奖提名的奇幻冒险电影《吹牛大王历险记》(1988)根据德国作家毕尔格的同名小说改编,剧中男爵在火神宅邸邂逅了代表着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并与她相拥而舞。乌玛·瑟曼饰演的维纳斯出场时伫立在缓缓张开的大贝壳中,这一场景复现了意大利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名作《维纳斯的诞生》。

跟着影视剧去赏画

影视剧中用名画烘托角色或场景的手法比较常见,许多名画“登陆”影视剧后,被更多人关注和解读。

因明星仿妆和各种流行文化衍生品而在网上火出圈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1665)是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代表作,画中少女温婉含蓄、耐人寻味,画作色彩柔和、轮廓模糊,被称为“北方的蒙娜丽莎”。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2003)改编自崔西·雪佛兰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画家维米尔与少女葛丽叶之间

因知道注定会分道扬镳而充满了理智与隐忍的爱情。相见无日,见证他们之间曾暗生情愫的物件,只有一对珍珠耳环和一幅定格了脉脉相望那一刻的油画。打出“画见人心”宣传语的电视剧《猎罪图鉴》(2022)植入了《马拉之死》《九相图》等诸多名画,其中《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出现在侦破“整容案”寻找密室机关的场景中。沈翊在画中找到了“破绽”:“世人一直都以为这是珍珠耳环,其实就是两撇白色的颜料……少女的耳垂和这个所谓的珍珠之间并没有连接物。”他因此推定密室机关就在“珍珠”上。

名画失窃是中外影视剧惯用的老梗,即便如此,观众不妨在看剧时欣赏一下这些传世经典。电影《天罗地网》(1999)里,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日落》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盗;电影《盗走达·芬奇》(2008)中,木板油画《抱银鼠的女子》在波兰的博物馆被盗;电影《纵横四海》(1991)中,国际大盗三人组在法国盗窃了莫迪利亚尼画的《让娜·海布特》。价值连城的名画落入谁手,如何找回?在这类影视剧中,名画只是“拽”着观众去探寻答案的吸引物。📖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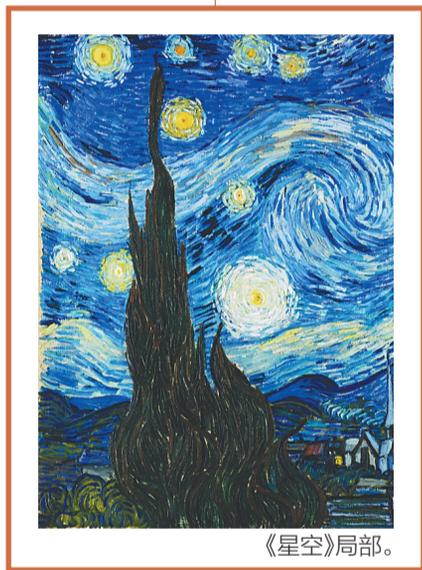
陈逸飞油画《聚焦》出现在《繁花》中。

当名画遇上影视剧

张意薇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局部。



《星空》局部。